

# 我成了一台戲

盧佩鏞姊妹專訪

佩鏞，一個天生沒有雙手的女孩子。下雨天不能打傘，穿雨衣又怕乘車時脫不掉，濕漉漉的遭人白眼，惟有待在家中。試過在餐廳用腳吃東西，被隔鄰先生發現，立刻坐到老遠的餐桌。試過乘巴士，某路段太顛簸，她站不穩會跌，於是每次都要早一個站下車，走路到目的地。單是要應付生活上的小節，已是困難重重，步履維艱。然而，今日她是一位電腦繪圖員、口足畫家，曾多次在港台參展作品，她性格樂觀、主動、對生活滿有熱誠，到底她是如何做得到？

## 「家」是一個訓練場

佩鏞排行最大，有一弟一妹。她出生時已是沒有手，連醫生也找不到原因。父母雖會有詫異，但又不曾太難接受，他們都是安於天命的人。佩鏞在醫院住了十多日便出院，從此開展她不一樣的人生旅途。

很多父母面對有殘疾的兒女都會呵護備至、照顧有加，但佩鏞的父母並不如此，反會對她說：「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，不能每件事都依賴別人！」所以，佩鏞從小就知道她有責任活好她的人生。每當遇到困難，爸媽都會鼓勵她不要逃避，要勇敢嘗試。她亦不會因為殘障就可以豁免做家务，家中地面的範圍，都是由她打理，她要用腳抹地、掃地、執拾。當她日漸長大，父母為了讓她有群體生活和培養她獨立、自理能力，在她小學四年級，已安排她入住宿舍，她還記得每當回家渡假後要返宿舍時，都會哭過不停，但不久就適應了，且帶著興奮的心情回去。

佩鏞說：「當父母對我不偏待，不會特別照顧，其實是一種全然的接納，令我不會當自己是特殊，不會自憐，亦會因此建立起自信心。」

## 由退避、難堪到回應、教導

只是，當要接觸外界時，總有令佩鏞難堪的時候；例如在街上走著，會引來路人注視，甚至會說些不禮貌、不尊重的說話；試過有兩個途人走過，其中一個說：「你看，她無手的！」然後一起用難以置信的眼神望著佩鏞，佩鏞坦言，當下的感受是難堪的；於是，為了避開這些奇異的目光，她每次上街，即使是炎炎夏日，都會穿上斗篷，亦會安裝重量驚人的義肢，目的是看下去跟別人沒大分別。



佩鏞面上常掛著笑容

後來，佩鏞想起父母的一句話：「別人最初見到你的樣子，一定會有好奇，但當相處了一段時間，就不會再有奇怪感覺，他們會是和你這個人相處，和普通人一樣。」佩鏞又說：「其實，街上人的反應都是正常的，換了是我，我都會有好奇。但有時會遇見一些不禮貌的目光和說話，我以前會退縮、會難堪，現在學會回應他們，我會說：『你會不會尊重人？』我覺得這是一種教育，因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有缺陷就可以傷害他，每個人都該得到公平對待。」

## 上帝介入

在佩鏞的成長過程，她會問很多生命的問題，例如：為何有人富裕？有人貧窮？生存是爲了什麼？如果有神，神為何要讓她如此不同？她的人生會是如何？早年佩鏞就讀的特殊學校，有不少老師是基督徒，他們都很有愛心，所以令她對基督教已有好感。中學畢業後，她入讀一間設計學校，有一個基督徒同學很主動幫她忙，之後更邀請她返教會，這樣，就開始她的教會生活。她已忘了是何時決志，只體會信主後，在神裡面可以找到衆多問題的答案，且在祂裡面，佩鏞感受到每個人都是寶貴的，神的愛是無條件，她說：「神讓我重新接納自己，在神裡面，我可以找回自己，我知道一切都有神的心意，我釋懷了！」

待續……



# 我成了一台戲(續)

盧佩鏞姊妹專訪

## 「藝術是我的朋友」

當年因要應付會考，佩鏞開始學畫，能在空無一物的畫紙上加添線條色彩，變成一幅畫作，對她來說，很是有趣，也帶來滿足感。她覺得藝術好像一道門，裡面的世界很博大，她很想內進細察。她尤愛水彩、國畫，現在正學塑膠彩，覺得更能表達她的內心感受。她愛繪畫一系列的主題畫，例如《四季》中的夏天，會用上灰黑色調，表達出人生無常。佩鏞說：「神拿走我的雙手，卻給了我樂觀的性格和畫畫恩賜，我實在好享受畫畫過程的平靜和那份滿足感。」

繪畫讓佩鏞發現自己的能力；讓她有機會參加展覽，到不同地方觀摩遊歷；讓她格外留意世間萬物創造的奇妙；讓她有機會爲上帝作見證，藉著即場表演，讓人更深體會上帝的大能，她常說：「我是上帝的工具。」

## 爸爸離世

2000年，佩鏞的父親因癌症離世。由病情轉差要送院，到離開世界，前後不足一個星期，對佩鏞來說是相當突然，就連想向他傳福音的機會都沒有。佩鏞形容爸爸是一個智者，會爲她解決許多問題，他的離開，就好像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角色；加上爸爸還未信主，這是一個遺憾。但正因為這個遺憾，佩鏞往後，凡有機會爲上帝作見證，她都會義不容辭，她說她不想再錯失機會！

## 「我成了一台戲」

佩鏞會問上帝：「為何是我？為何揀我？」之後，她明白，神拿走我們寶貴的東西，爲的是要讓我們經歷祂更多。她說：「其實，神很公平，我人生的路，別人是不會經歷得到，無人會用腳做事，神有祂的計劃，我只管盡力活好這一生，這是神爲我預備獨特的人生，我只需要活好它。」

佩鏞形容她的人生是一台戲，她說：「人活著就是要見證神，這是每個人的使命。我本以爲我的人生是痛苦難行，但因有神的介入，我的心思意念轉變了，我不再覺得苦。我人生的劇本，神已經編寫好了，我只需要按祂心意走下去，我想若沒有神，我仍會過日子，但生命不會如此豐盛；是真的，我內心會有一種力量，即使我無法預計前路，即使往後會有難處，但知道必有神的心意，我就不會懼怕。」

最後，佩鏞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信主，不要到快要死的一刻才信，神彰顯愛的地方，就是讓人在生活上可以經歷到祂的同在，這才是最寶貴！

## 後記

訪問其間，佩鏞曾說：「如果說，我們一出生就獲發一手牌，我拿著的明顯是一手爛牌，但我不能因此就老是在埋怨，我都要盡力打好它，每個人要做的事，就是要盡力活好這一生。」也許，今日我們的人生路上會有難處，心裡滿是怨憤，但願佩鏞的見證能激勵我們，無論際遇是順是逆，都要盡力活好這一生！

採寫：張麗碧院牧



佩鏞在威爾斯親王醫院「心靈新幹線」員工聚會中，即場繪畫《苦瓜人生》，在場人士無不驚訝！